

方智范 方笑一：栖居在诗词的国度

本报记者 付鑫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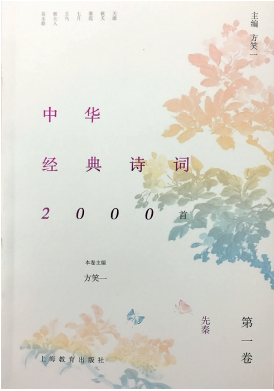
诗者，天地心也。
中国是诗词的国度，中华诗词是民族文化瑰宝，灿烂篇章传诵千古，历久弥新。

《尚书》曰：诗言志，歌永言。当下，虽然诗词这样的文学形式与现代人已渐行渐远，但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仍然镌刻在每个人的骨子里。诗词热、国学热、非遗热……传统文化的浪潮，一波又一波地涌入现代人的生活。

在今年新出版的《中华经典诗词2000首》里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命题专家暨现场学术顾问、东方卫视《诗书中华》学术总顾问方笑一写道：“一个爱诗的民族是有希望的，一个爱诗的家庭是有教养的，一个爱诗的孩子是有品位的。是古诗词，让我们的心田不再荒芜，让我们的精神不再焦虑，让我们在这个急速变动的世界里不再

手足无措，茫然无助。”

鲜为人知的是，方笑一的父亲是方智范先生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教育部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、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。采访中，父子两人都坚信，不论未来世事如何变迁，中国文化的根在古诗词里、在古文经典里，蕴藏在每个中华儿女流淌的血液里，是永远不会嬗变的文化基因。



方笑一主编的《中华经典诗词2000首》。

从“日夕当归”到“黄昏怀人”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……”3月1日，在上海市复旦中学西校，长宁区的中学语文教师汇聚一堂，聆听一场“关于古代诗词学习的对话”。这场名为《探索古诗词奥秘 打开人的心灵世界》的对话，主讲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智范、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方笑一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同台演讲，堪称‘处女秀’。”方笑一告诉记者，他清楚地记得，除了在家偶尔与父亲讨论学术话题，真正在公共场合最靠近父亲，还是自己在读大学时。那天，方智范在中文系讲课，浑厚有力的嗓音传到了教室门外；方笑一穿过教学楼走廊，听见父亲慷慨激昂的讲课声。

父子同台的对话里，方智范首先引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个比喻，文学作品像一座大冰山：“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，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。八分之一是作者看到的，八分之七虽然没有写出来，但是读者也能感觉到。”

如何实现诗词创作的最高层次？宋代梅尧臣有云，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。”

接着，方智范从意象、意境、意蕴三个层面分析中华诗词的妙处。在意象层面，他从“桃花”谈起，借鉴钱锺书先生《管锥编》关于《诗经·桃夭》的阐释，认为“天”即是“笑”，“天天”从形容桃花好看，到比喻女子之笑，因此后世有了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沿袭；不过，在唐代刘禹锡的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里，“桃花”这一意象的表现意义却发生了变异，“玄都观里桃千树”被借来讽喻政治。

另外，现代学者关注到《诗经·君子于役》中“日之夕矣”这个意象。从这点出发，方智范将李白《菩萨蛮》、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、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等名篇串联起来解读，指出在古人潜意识中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夕当归。“发展到后来，归家、归乡、归国，甚至回归自然的情感表现，都与黄昏日暮有关。”方智范说，这种集体无意识，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心理遗传的基因。

“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”是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中的诗句，许多人把其中的“虚室”仅仅理解为空房间。方智范解释说，“虚室”二字出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虚室生白。”司马彪说过：“室比喻心，心能空虚，则纯白独生也。”陶诗里，“虚室”从物理空间升级为悠闲自在的心理空间，再升级为追求精神自由超脱的哲理空间，陶诗人的意境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，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这在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中尤为突出。

方智范最后从《蒹葭》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引出意蕴的话题：人们对彼岸的企慕、对精神佳境的追求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人类就有了共感，让作者与读者情感相通。

谈到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时，诗中的“古人”“来者”“天”“地”被方智范绘成了坐标轴。方笑一从旁打趣道：“这个坐标轴是你自己画的？”

“对，我画的。还是你教我的！”
“哦，我忘记了。我记得，你制作PPT水平总在不断变化。”

“老年人就是这样，PPT做得多就会，隔一阵不做就忘了。”

台下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。
方笑一补充说，《登幽州台歌》原先保留在别人给陈子昂写的传记里，并没有名字。后来是明代文学家杨慎，给它起的名字。

最后，方智范引用歌德的名言“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么去探测它，都是探不到底的”，为这场关于古诗词的对话画上句号。



方笑一邀请父亲聆听其参与策划的古诗词合唱音乐会。

(除署名外，均受访者供图)

父子俩穿着背心，躺床上背古诗

采访中，年过古稀的方智范强调，传统文化教育顺其自然就好。他非常欣赏唐代柳宗元《种树郭橐驼传》提出的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，反对清代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中揭露的“斫其正，养其旁条”的扭曲做法。他还拿自己走过的语文之路作为示例。

1943年出生的方智范，从小就爱看书、画画，但受家庭经济条件所限，买不起很多书。唯一能搜罗到的是父亲藏在床底下的绣像小说，全是古文，断句靠一个小黑点。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等传统经典拉开了他热爱文学的序幕。

小学四年级，因为家住静安寺附近，方智范有机会在课余时间应招，担任上海市少儿图书馆的小管理员，一星期可以借阅四五本书。

“比起别的小朋友只能借一本书，我这算很奢侈了。”当上小管理员以后，方智范涉猎的领域不断扩大。让他引以为傲的是，读书越多，能在小朋友中间讲的故事就越多，类似古代志怪小说、传统相声、上海滑稽戏等颇受欢迎，孩子王的成就感“爆棚”，口头表达能力也日渐提高。

初中时，恰逢教材改革，国家编了一套语文新教材，将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分开。那本文学课本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住了他。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等精彩小说片断，乐府民谣，唐诗宋词、元明散曲，以及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阅读欲望。上课时，他在课本上默写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，被老师抓个现行，挨了批评，仍痴心不改。

在上海师范学院预科念高中，他遇到了一位高水平的语文老师陈永志（后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）。在陈永志的引导下，“跑野马”的方智范被带上了正途，开始系统阅读。1961年直升上海师范学院

（今上海师范大学）中文系以后，他又遇上了一大批好老师，讲唐诗的马茂元、讲宋词的胡云翼、讲外国文学的朱雯等等。大学四年，方智范如鱼得水，在文学的殿堂里畅快遨游。他还专门自创了记笔记的方法：将笔记本的内页一折为二，左边三分之一先留白，右边三分之二记课堂笔记。如果老师上课讲到哪些作家作品他并不熟悉时，就在课后去图书馆查资料，并在留白处抄上对应的篇章或写上一些读书心得。

大学毕业，方智范被分配到了新建的上海市半农半读师范学院教中文。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好，他被调往上海市教育局机关。即使每天起草公文、通知、简报等实用性文章，方智范仍坚持读书。

1972年，他被“下放”到虹口区的昆山中学当语文老师，三尺讲台一站就是6年。其间，方家发生了两件大事：1976年，方笑一出生；1978年，方智范考上了华东师大的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

在方笑一的童年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是他和父亲穿着背心、躺在床上背古诗。1980年1月1日的早晨，父子同榻闲聊，方笑一问爸爸：“今天开始是不是就1980年了？”因为之前都是197×年，在孩子眼里，1980年这个说法非常新奇。

方智范回答：“是啊。”一高兴，他说要教儿子背诗。

自信的方笑一争强好胜，觉得“白日依山尽”这样的诗，自己能背一打，有什么了不起；一面又兴奋不已，大学老师要教幼儿园小朋友背诗了，所教一共两首：杜甫的《蜀相》和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。接着，方智范像在课堂讲课一样，大概解

释了诗的意思，方笑一自然听不大明白。

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这样的句子很“带感”，记忆犹新。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方笑一上了大学，读了中文系，在《杜甫诗选》再次读到这两首诗，方才惊觉这两首诗的好处，妙就妙在从前并不理解的“自春色”、“空好音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方智范辅导中文自学考试，学生热情之高堪比现今的出国留学潮。很多考生登门拜访，或者写信请教方智范中文、古诗词的问题。陶渊明的诗、李商隐的诗，《登楼赋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前赤壁赋》等必考内容，天天在方笑一的耳朵边打转。因为不懂，方笑一就去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《中国文学》卷，看人名篇名介绍。平日，他看小书更是起劲，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等等古代小说里的情节人物，烂熟于心。从幼时诵读古诗词，到小学翻看古代小说，再到中学阅读“五四”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，方笑一说，不是自己转了性，而是不同的成长阶段，喜欢的文学作品也会发生变化。“青少年时代，顺着兴趣，我看了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，鲁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施蛰存等等，还有俄罗斯的普希金、屠格涅夫、契诃夫等等。”

方笑一考大学，方智范建议儿子学法律，方笑一选了中文。1995年入学前，方笑一信誓旦旦地给家里撂了句狠话，“只要读中文系，后面的戏，你看我怎么唱！”不过，华东师大中文系基地班的“魔鬼式”训练，当即给了他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第一年，基地班的学习任务是大量阅读。外国文学课要求读的第一本书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“以前，我们读外国长篇小说，很多都是节选本。上大学以后，

才知道要精读原典。两周内，啃完一本‘大部头’，还要分享读书心得，接受同学提问。”方笑一说，第一次投机取巧，他只看了个故事梗概，就滔滔不绝地跟同学们分享了半小时，结果被老师一顿狠批。

自修室里，基地班的同学一个个捧着厚如砖头的小说埋头苦读，其他专业的学生煞是羡慕，“天天有小说看，真幸福”，弄得“方笑一们”哭笑不得。从梅尔维尔的《白鲸》、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、托马斯·曼的《威尼斯之死》、乔伊斯的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，到“国学热”兴起后，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庄子》，以及陈寅恪、钱穆、李泽厚等人的作品，方笑一的大学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广泛阅读和美学、哲学、史学等多方面的思维训练。

本科毕业直升研究生，方笑一想选魏晋南北朝文学，但一方面当时招生的老师没有研究魏晋南北朝的，另一方面，这一阶段存世资料不多、研究得较充分，因此就转到了唐宋文学。比起唐代文学，宋代文学文献很多，研究尚不透彻，后续空间更大。为避讳人家说“拣现成的”，方笑一特意选了宋代古文的研究，区别于方智范研究的宋词、明清词论。

在方笑一眼里，宋代文学有个鲜明的特点，唐宋八大家之中，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王安石等人都有多重身份，他们既是官员政客，又是专家学者。在政治上，他们有自己的政见和主张；在文学上，他们有很深的造诣和修为；在做人上，他们有正直的人格和品行。

“如果只谈人格魅力，我最喜欢苏轼。”方笑一侃侃而谈，苏轼活在尘世之中，仍能保持“出世”的心境，非常难得。“他不怨天尤人，他承担他所应该承受的。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也不会过于执着，看得很淡。正所谓‘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’，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地方。”



方智范评注《宋词三百首品鉴》。

诗词传承 不会嬗变的文化基因

文汇报：您参与了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、东方卫视《诗书中华》等节目制作，又在喜马拉雅开设了《人间烟火·方笑一品锦绣诗词》的音频课程。这跟平时上课、做学术研究有何不同？

方笑一：在学界，做学术研究就好比跟顶尖高手过招，不同观点争鸣，针锋相对。上课的话，面对的是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，基本不用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，而是更注重将古诗词的有关知识和理解方法传授给学生，并结合历史、哲学、美学等不同角度做阐释。

而做电视节目或者广播节目，主要对象是公众，我们讲的内容，既要考虑作品的普及度，以及公众的知晓度；又要贴近最新的生活状态，以便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。

在《人间烟火》里，我经常思考现代人与古人相通的地方，考虑如何用古诗词来抚慰现代人的精神焦虑。比方说，苏轼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”说自己被贬之后的痛苦，但仍保有豁达恬淡的心境。再有，李商隐《无题》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让人联想到一对男女暗生情愫，又尚未点破的微妙状态。还有，现代人关心的减肥话题，柳永《蝶恋花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也算是一种“减肥”。以及，古代也有美容的话题，张祜《集灵台二首》“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”就与妆容有关。所以说，普及古诗词，我们会更注重将字面意思情境化，从作者情感联系到公众个人体验，引发两者之间的共鸣。

文汇报：除了已有的电视节目、音频广播，您有没有想过其他普及古诗词的方法？

方笑一：有的。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是不太愿意做重复的东西，现在，视频、音频、讲座等各种形式都有了。还有，我和我爸一起对话，这也挺有意思的。两个人对话，会有观点的碰撞，激发思想的花火、灵感乍现。

我还有一个想法是，可否将古诗词跟旅游结合？很多人都喜欢旅游，在大家游历名胜古迹、名山大川的时候，有很多古诗词名句被书写成楹联，甚至刻画在石碑上、岩壁上。游客们肯定很想知道，这些古诗词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为什么此景触发此情，有此古诗词？这是我们学者可以做的另外一项普及工作，也可以传承中华诗词文化。

文汇报：中华诗词文化传承非一日之功，您有什么思考？

方笑一：应该说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这种普及传统文化的综艺节目还是很受欢迎的，也说明公众对古诗词等传统文化的认可。听说，去年报考华东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比以前多了。我当然很高兴，本行专业得到了社会上更多的认可 and 关注，古代文学的老师再也不仅仅是躲在“故纸堆”里搞研究的“老古董”了。

另一方面，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，中国古诗传诵三千载，文化传承依然任重而道远。就以唐代来说，离我们现代1000多年，但我们内心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些还是不会变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体会李白的诗《将进酒》、杜甫的诗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还有苏轼在《定风波》里表现的那种豁达，以及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的天人合一思想……这些都是能与现代人产生共鸣的情感。正所谓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这种情感的表达是没有时间界限和空间阻隔的。

我相信，不论未来世事如何变迁，中国文化的根在古诗词里、在古文经典里，蕴藏在每个中华儿女流淌的血液里，是永远不会嬗变的文化基因。



方智范、方笑一父子关于古诗词学习的对话。 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



读大学时，方笑一与父亲方智范的合影。